

活出历史

活出历史

作者：史可鉴，严育新

北京博集亮点工作室

第三编探求为人处世的智慧

生死穷通付醜醜， 妇言虽好不须听。

利名役役真成醉， 只有先生是独醒。

清·汪绍《刘伯伦》

中国古代对于忧患与磨难的强调，揭示的道理就是“怀与安实败名”，“怀”就是玩乐，“安”就是满足于现状，“败名”即成功无望的意思。成功之路绝非坦途，公子重耳异国流浪十九年，历经磨难始成霸业，孟子所谓“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”是也。《菜根谭》说：“横逆困穷是锻炼豪杰的一副炉锤，能受其锻炼，则身心交益，不受其锻炼，则身心交损。”

1 “怀与安实败名”

中国古代对于忧患与磨难的强调，揭示的道理就是“怀与安实败名”，“怀”就是玩乐，“安”就是满足于现状，“败名”即成功无望的意思。成功之路绝非

坦途，晋国公子重耳异国流浪十九年，历经磨难始成霸业，孟子所谓“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”是也，《菜根谭》说：“横逆困穷是锻炼豪杰的一副炉锤，能受其锻炼，则身心交益，不受其锻炼，则身心交损。”每个人都会有奋斗目标，都在渴望成功，而成功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情，也是最灿烂的一刻，而通向这一刻的路途有多远呢？翻开厚厚的史书，可以看到那些成功的人士的经历，都充满着坎坷和艰辛。

东晋的名将陶侃，他因镇反立功而声名大噪，然而也却因此遭王敦之妒，而被左迁到广州。广州南部在当时等于蛮荒野地，面对这样一个环境，陶侃每天早上从屋内搬百块砖头到屋外，晚上再从屋外搬进屋内，来作为每天的日课。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。他回答说：“也许某一天我还会被召回到前线上效命，我就是为这一天的来临而特意训练自己的。”

由于他对自己施以如此的日课，所以他对部属要

求似乎也比较高，当他看见部属怠工饮酒作乐时，便将酒杯之类的玩乐东西丢到河里去，然后告诫说：“赌博乃养猪之流的人才玩的东西。”姑且不论将部属的玩乐道具丢入河里是否过份，但他为来日作准备，每日搬砖头锻炼身体的精神确实令人佩服。不久，陶侃果然再被召回朝廷，并历任要职，而被后世誉为“东晋的柱石”。在不遇的时代里仍有一颗随时准备的心，正是我们应该学习之处。

春秋时代，有一次郑国出兵侵犯宋国，引起了晋、鲁等十一个国家的不满，他们联合起来出兵围攻郑国的首都，迫使郑国停止攻击宋国，并和宋国及晋、鲁这十一个国家订立了和好盟约。当时，在南方的楚国也与晋、鲁等十一个国家有矛盾，楚国看到郑国和这些国家和好了，心有不甘，就向秦国借兵攻打郑国。郑国不敌，只好对楚国屈服。这时，与郑国订立和约的国家，看到郑国既和自己和好，又背弃盟约对楚国屈服、退让，于是再次联合出兵攻打郑国。郑国被搞到精疲力倦，被迫请求晋国出面调停。在晋国的调停下，结果和其他

国家达成了协议。郑国为答谢晋国的调解，赠送给晋国许多兵车、兵器、乐师和歌女。晋国君主为酬劳这次调停直接有功的人员，便把得来的歌女的一半转送给魏绛。魏绛不肯接受，并向晋国君主进言说：“愿君主在享受快乐时，能考虑到国家以后的事情。正如《书》中所言：在安定享乐的时候，要考虑危难的到来。能这样考虑，就会有准备，有准备就会免遭祸患。”

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，姬姓，字重耳。他于周襄王十六年 公元前636年 即国君位。即位前，他被迫在列国流亡，先后共达19年之久，饱经忧患，历尽艰辛。然而，也正是这长期曲折、颠沛流离的生活，增长了他的政治阅历，锻炼了他的治世才能，使他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就完成了足以与齐桓公媲美的霸业，开创了晋国与楚国争霸，并一度雄峙中原的局面。他在位时间仅仅8年，却在我国史册留下了辉煌的一页。

晋国原是周成王同母弟唐侯叔虞的封地，到叔虞的儿子燮父时，因国土依傍晋水 今山西省境内 改国号为晋。晋国的强盛始于晋献公，献公建都绛 今山西省

翼城县，发动兼并战争，统一汾河流域，国土跨越黄河两岸。晋献公为了加强君权，不断消灭同宗大族，用异姓人为卿大夫。晋献公虽是个有才干的君主，但自从讨伐骊戎得到了骊姬姐妹后，宠爱无比，不单言听计从，而且有了易换太子的打算。

晋献公有五位公子：齐桓公的女儿齐姜生了太子申生和秦穆公夫人。重耳、夷吾的母亲是狄国人，也是姐妹，大的生重耳，小的生夷吾。骊姬生奚齐、骊姬的妹妹生卓子。太子申生和重耳、夷吾在诸侯中都很有贤明的声望。

献公和骊姬商量，要立奚齐为太子。骊姬先是假作不肯，因为她知道太子多年将兵，势力也不小，又怕献公决心不够，便设计陷害申生。她告诉申生：献公梦见他母亲齐姜了，让他去祭祀。申生祭祀完后，按习惯要把祭祀的肉送给父亲吃。献公除外打猎还没回来，申生便把祭肉放在宫里，骊姬乘机在肉里下了毒药。献公从外面回来后，要吃祭肉。骊姬却提醒他说：肉是从外面送来的，应该先试一试。献公把肉切一点扔在

地上，地上的土鼓了起来，给狗吃，狗死，又给一个下人吃，下人也死了。骊姬对献公哭道：“太子怎么这么忍心啊，连他的父亲他都要毒死，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他怎么就等不下去了？太子这么做，都是因为我和奚齐的关系，您还是让我们母子逃到别的国家去吧。”申生听说后，急忙逃到了新城。有人劝他说：“放药的是骊姬，您怎么不去向大王讲明白啊？”申生说：“父亲老了，若没有骊姬，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好。我若是去说明白，父亲一定会生骊姬的气的，不行。”他又不愿意背着“弑父”的恶名逃到别国去，便自杀了。太子一死，重耳和夷吾知道下一步就该轮到他们哥儿俩了，还是赶快逃命吧。于是，重耳逃到了蒲城，可是晋献公还不肯善罢甘休。派宦臣寺人披带兵追杀重耳。因为蒲城是重耳的封地，那里的人愿意为了他而同献公的军队作战，可是重耳却说：“靠着君父的任命，我才能享受俸禄，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戴，得人拥戴就跟君父对抗，没有比这更大的罪恶了。我还是逃走罢。”哪料寺人披追了过来，一把抓住袖子，举刀就砍。是那又肥又长的

袖了救了重耳，只有那块衣袖被砍掉了，重耳逃到了狄国。他的舅舅狐偃、谋臣赵衰、颠颉、魏武子、司马季子、介子推等人跟随在一起。

如此一来，死了一个太子，跑了两个公子，奚齐就做了晋国的太子。在重耳逃到狄国的第五年，晋献公死了。晋献公死后，先后被拥立的骊姬的儿子奚齐和骊姬妹妹的儿子卓子，都被晋国的大臣里克杀掉。里克派人先去迎接重耳回来作国君，重耳却怕这是圈套，回国后会被杀掉，便推辞说：“我违背了父命逃出来，父亲死后，又不能去奔丧，我还有什么脸回去。大夫还是立别的公子吧。”里克没办法，只好又去找夷吾，夷吾虽然也怕是陷阱，可又急于回去当国君。便一面派人与里克约定：我如果能立为国君，把汾阳邑封给你。一面又以割让晋国河西之地为代价，请求秦国派兵护送他回国即位。秦穆公的夫人是夷吾的姐姐，秦穆公又贪得河西之地，便发兵护送夷吾回到晋国，当上国君，是为晋惠公。

晋惠公即位后，马上就赖账，答应给秦国的地借口

大臣们反对一寸也不给了，只派了个使臣去赔礼道歉。答应给里克的汾阳邑不仅不给，还把里克杀了。他又怕住在狄国的重耳抢他的君位，派寺人披再次去行刺，重耳得知后被迫再次逃命。他在狄国一共呆了十二年，临行时对他妻子说：“你等我二十五年，如果我二十五年还不回来，你就改嫁吧。”他妻子笑道：“再过二十五年，我坟上的树都长高了。不过我还是会等着你的。”跟着他的那班人差不多都到齐了，唯独差一个头须，而偏偏行李、盘缠都在他那儿，原来他携财物逃跑了。重耳这一伙人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。

重耳他们要到齐国去，但先得经过卫国，卫文公不许他们进城，气得他们火星直冒，但自己毕竟是落难的人，除了绕道而走别无他法。途经五鹿的时候，他们个个饥肠辘辘，只好向乡下人讨饭吃，乡下人先奚落了他们一番，然后嘻嘻哈哈送过来一块土疙瘩。重耳看见乡下人拿他们开心，恼羞成怒，扬起鞭子就要打那个乡下人，狐偃连忙劝阻：“这不正是上天要赐与您土地的吉兆吗？”重耳听了，立即叩头接受了那土块。

他们又饿着肚子坚持走了十几里，就再也走不动了，只好在一棵大树底下坐的坐、躺的躺，休息休息。有人掐了一些野菜，煮了野菜汤，送去给重耳吃。可是重耳哪里吃得下去这种东西？他皱着眉头把野菜汤还给他们。狐偃说：“赵衰那儿还有一筒稀饭，他怎么又落在后面了？”魏武子撇了撇嘴说：“甭提了！一筒稀饭，他自己都不够吃，哪里还有留给我们的。”这时介子推端来一碗肉汤，捧给重耳。重耳一尝，味道还不错，一口气吃了个碗底朝天。吃完了，他才问：“这肉汤是哪儿来的？”介子推说：“是我大腿上割下来的。”重耳一听，泪流满面，介子推说：“只愿公子能够回国，做一番事业，我这一点疼算得了什么。”这时候赵衰也赶到了。他说：“我脚底下全起了大泡，走得太慢了。”说着，把一竹筒稀饭捧给重耳，重耳说：“你吃吧。”赵衰哪儿能依，他在稀饭里和了点水，分给大伙儿，一人一口。魏武子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

他们就这么有一顿没一顿地到了齐国，齐桓公大摆筵席给他们接风，还给重耳娶了妻子，又送给他八

十匹马。重耳舒舒服服地一住就是几年，不想走了。狐偃等人认为这样呆下去会误了大事，便在桑树林子秘密地计划，先把行李搬出来，然后请重耳出来打猎，到了城外，就请他离开齐国。他们的计划恰巧被一个采桑叶的女奴听到了，并告诉了重耳夫人姜氏，姜氏大仁大义，也劝重耳应该回到晋国，乐不思蜀的重耳说：人生求的就是个安乐，还有什么？我那也不去，死也要死在齐国。姜氏劝不动他，便与狐偃商量了一个办法。晚上，姜氏用酒灌醉了重耳，狐偃等人把他抬到车上，等重耳醒来后，已经在半路上了，重耳拿起一柄长矛要刺狐偃，狐偃说，如果杀了我能成就你的大业，我死也值得。重耳听他这样说，气也消了大半，恨恨的说：如果成不了大事，我吃你的肉。他此时无计可施，只好快快离开了齐国。

他们到了曹国，曹共公听说重耳的肋骨连在一起，想看个究竟。当重耳洗澡时，曹共公毫无礼貌地走近他身边看他的肋骨。曹国大夫僖负羁回到家跟他的夫人说了这件事。夫人说：“晋公子有那么多能人跟着他，

他一定能回国主政，到那时候，他如果要报仇，曹国第一个逃不了。你不如跟他结交结交，留个后路。”于是僖负羁备了酒食，还在盘里藏了块玉。重耳收了酒食，却退回了那块玉。僖负羁说：“公子重耳正需要盘缠的时候，还不肯接受我的礼物，他的志向可不小啊！”

重耳等人离开了曹国，到了宋国，宋襄公刚刚在泓水之战中大败，听说重耳贤德，就以国士的礼遇对待重耳。宋国的司马公孙固和狐偃很好，暗地里告诉他：宋国很小，又刚打了败仗，你们的才能在这里施展不开，还是到别的大国去吧。重耳他们便离开了宋国。

他们到达郑国，郑文公不理他们。郑国大夫叔詹对郑文公说：“晋公子有三件事是上天资助的，上天或许要立他为晋国的国君。第一件，男女同姓结婚，他们的子女不旺盛，可是晋公子的父母均为姬姓，而他一直生气勃勃活到现在；第二件，他流亡在外，而上天却一直不让晋国安宁，大概是在为他回国创造条件；第三件，有几个很有才能的贤士追随他到处流浪。我们应当礼遇他们。”可郑文公却毫不理会。

重耳到了楚国，楚成王以对待诸侯国君的礼节隆重接待重耳，重耳被人冷淡惯了，反而有些不适应，谦谢不敢当。赵衰对他说：“你流亡在外十多年了，连小国都轻视您，何况大国？楚国是大国，现在如此礼遇您，您不要谦让，这是上天要开始您的大业了。”有一天，成王问重耳：“如果公子将来回到晋国，你拿什么来酬谢我呢？”重耳说：“金银财宝贵国应有尽有，我实在想不出用什么来报答您。”楚成王不肯放松：“话虽这么说，你多少总得报答我吧。”重耳回答说：“如果托您的福，我能回到晋国去，我愿跟贵国友好往来，让两国的老百姓都过上太平的日子。万一晋楚两国发生战争，在中原相遇，我为了报答您的恩德，我们晋国军队将会退避三舍。如果楚国还不退兵，那么，我将左手提着弓，右手摸着箭袋，跟你们楚国周旋一番。”楚国大夫子玉听到重耳出此不逊之言，请求楚成王杀掉重耳，可楚成王却说：“晋公子贤德却在外面受困了这么些年，跟随他的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，这都是上天安排的。现在晋国的国君失去了人心，国内外的人都讨厌他

。我听说姬姓诸国之中，唐叔的后代将是最后衰亡的，这大概就是因为晋公子重耳的缘故吧。上天要让他兴旺，谁能够除掉他呢？违背天意必定大难临头。”

这时，晋惠公派到秦国做人质的儿子子圉私自逃回了晋国，秦国很是生气，听说重耳在楚国，便派人到楚国来接他到秦国去。楚成王对重耳说：“秦穆公派人来我这儿，请公子到那边去。敝国离贵国太远，如果我要送您回去，得路过好几个国家，秦国跟贵国离得最近，秦穆公肯帮助您回国，这真是再好不过了，您还是到秦国去吧。”于是，重耳一行到了秦国。

当初，秦穆公立公子夷吾为国君，就是晋惠公。没想到他竟然恩将仇报。秦穆公为了控制在秦国作人质的晋惠公的公子圉，把同族的姑娘怀嬴嫁给他，公子圉听说他父亲病了，怕君位传给别人，就偷偷跑回去，继承了君位，就是晋怀公。他不跟秦国来往。秦穆公后悔当初立了夷吾，因此，他决定要立公子重耳为国君，于是把他从楚国接了回来。

重耳一到秦国，就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接待，秦穆

公甚至把同族的五个姑娘嫁给他，其中有一个就是怀嬴。重耳因为她是自己侄子的妻子，不想接受。司马季子劝他说：“他（怀公子圉）的国家我们还要讨伐呢，何况他以前的妻子。我们现在要依靠秦国的力量回去，怎么可以因为一点小的缘故拒绝秦国的亲事呢？”重耳听后，便同意了，秦穆公也很高兴。有一天，秦穆公设宴款待重耳，赵衰陪同前往。宴会上，重耳朗诵了《河水》一诗，以表示晋国将归向秦国，秦穆公朗诵了《六月》一诗，预祝重耳事业成功，并勉励他辅佐周天子。赵衰赶紧说道：“重耳拜谢君王赏赐的美言。”重耳马上行稽首大礼，秦穆公表示不敢受此重礼，赵衰说：“您用辅佐天子的诗篇来嘱咐重耳，重耳怎敢不拜谢呢？”

重耳结束逃亡生活，在秦国军队护送下返晋成为国君时，他已经62岁了。晋文公执政后，第一件事是粉碎了惠公、怀公余党妄图杀害他的阴谋。公元前636年，晋怀公的旧臣吕省、郤芮企图放火焚烧公宫，杀害刚刚登上国君宝座的晋文公。这个阴谋被晋文公的仇人寺人披知道，寺人披出于个人的考虑，便去求见

晋文公。晋文公把寺人披欠他的老帐翻了一遍，说：“那年我逃到蒲城，君父命你过一夜来捉我，你却当天就赶来了。我后来逃到狄国，跟狄君在渭水边打猎，惠公给你三天期限让你来杀我，你第二天就赶来了。我在蒲城跳墙逃跑时，袖子被你砍掉一只，那件缺袖子的衣服还在呢！”晋文公险些死于这个寺人披之手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让他走开的确还算客气的。然而寺人披并不走，他说：“国君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，自古以来就是如此。除掉国君的仇敌，这仇敌不管是谁，臣子都只有尽力去完成。今天你当了国君，难道就没有要除掉对手吗？”晋文公的统治尚不巩固，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没有对手。寺人披列举了齐桓公不记一箭之仇任用管仲而成霸业之事，暗示晋文公也应重用他寺人披，并说，不然的话，大难又将降到你重耳的头上。晋文公觉得这个仇人话中有话，认识到这个仇人也可以为我所用，便改变了先前的态度。于是，寺人披便把吕、郤谋反的事全部告诉了晋文公，晋文公有了准备，及时粉碎了吕、郤的阴谋。

但吕、郤的党徒甚多，在吕、郤被杀之后，他们惶惶不可终日，制造了许多流言蜚语，危及晋国的安定。晋文公正为此事犯愁，有个名叫头须的小吏叩门求见，此人原先是重耳的财物保管，重耳被逼得外出避难时，他带着所有的财物离开了重耳，弄得重耳身无分文，流亡途中经常饿肚子。重耳听说冤家来了，拒绝接见，头须扬言，他有安定晋国的办法，终于见到了晋文公，一见面，他先低头认错：“臣之为贼亦大矣，罪至十族未足塞责。”然后话题一转，说明任用他这个罪大之人的好处：“百姓见之，必知君不念旧恶，人自安矣。”晋文公觉得有理，便用头须为御者。吕、郤之党见头须也被文公录用就放心了，于是流言渐息，晋国大宁。

晋文公凭着丰富的阅历和政治经验，果断治理自献公以来久经动荡的晋国。他吸取惠公滥杀大臣，搞得众叛亲离的教训，在铲除惠公、怀公的亲信吕甥、郤芮集团时，避免株连过多的人；注意团结、奖励多年来跟随他共度患难的忠臣，取得朝廷上下的拥戴。晋文公
